

武侠小说全集

卫斯理



双飞剑

SHUANG FEI
JIAN
倪匡◎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

双 飞 剑

SHUANG FEI JIAN

(上册)

倪 匡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飞剑/倪匡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5
(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

ISBN 978-7-80240-499-1

I. 双… II. 倪…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6481 号

书 名: 双飞剑

作 者: 倪 匡

责任编辑: 许 健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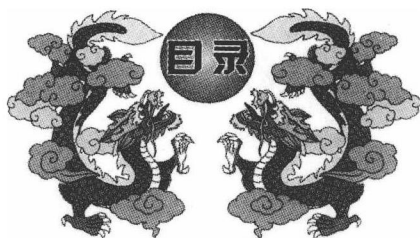
印 张: 49

字 数: 976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9.00 元(上、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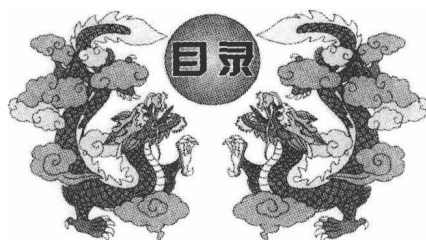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退换。



第 一 回	午夜怪客	1
第 二 回	移天接地	11
第 三 回	异人纷至	21
第 四 回	雪地风波	31
第 五 回	一个少女	41
第 六 回	月夜惨事	51
第 七 回	怨情难舒	61
第 八 回	爱恨交织	71
第 九 回	天罡六掌	81
第 十 回	夺宝激战	91
第 十 一 回	梅林如雪	101
第 十 二 回	情窦初开	110
第 十 三 回	盗梭出谷	120
第 十 四 回	逆我者死	130
第 十 五 回	灰衣怪客	141
第 十 六 回	深不可测	151
第 十 七 回	绿发婆婆	159
第 十 八 回	树巅求医	168
第 十 九 回	九原清笈	179
第 二 十 回	母子之情	188
第 二 十 一 回	皓首神龙	198
第 二 十 二 回	踪迹已杳	207
第 二 十 三 回	明眸皓齿	218

双飞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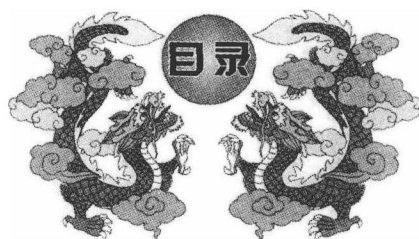




双 飞 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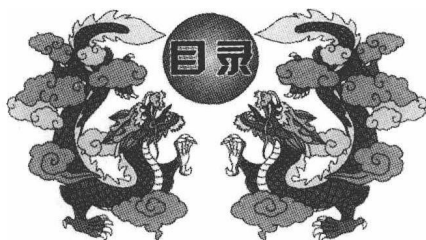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四回	寺前风波	227
第二十五回	口蜜腹剑	237
第二十六回	竹篱茅舍	246
第二十七回	新仇旧恨	257
第二十八回	雨夜争扇	267
第二十九回	铸剑名匠	277
第三十回	小天星阵	286
第三十一回	以剑易峰	297
第三十二回	意乱情迷	306
第三十三回	谷内风云	316
第三十四回	阵中被困	325
第三十五回	铸剑之所	336
第三十六回	神秘之死	345
第三十七回	绝崖逃生	355
第三十八回	变生俄顷	366
第三十九回	双雄决斗	375
第四十回	共赴巫山	385
第四十一回	群雄争名	395
第四十二回	疑团难释	405
第四十三回	冒死赴难	414
第四十四回	将死之人	424
第四十五回	密林所见	433



第四十六回	身世如谜	443
第四十七回	义薄云天	452
第四十八回	惊心怵目	461
第四十九回	力敌神剑	471
第五十回	只身夜探	481
第五十一回	满怀心事	490
第五十二回	神剑无敌	499
第五十三回	死前一愿	508
第五十四回	往事如烟	518
第五十五回	深山老僧	527
第五十六回	七片逆鳞	539
第五十七回	剑失剑得	545
第五十八回	二女决斗	555
第五十九回	深洞觅宝	564
第六十回	登峰造极	573
第六十一回	急碎芳心	583
第六十二回	天雨剑法	593
第六十三回	起死回生	602
第六十四回	爱上仇人	611
第六十五回	一片痴心	621
第六十六回	超人内力	631
第六十七回	开顶度功	640

双飞剑





双 飞 剑



第六十八回	星云掌法	649
第六十九回	谁是仇人	659
第七十回	万幻身法	669
第七十一回	计逃魔掌	678
第七十二回	再遇冷雪	687
第七十三回	浪里追踪	696
第七十四回	输血疗伤	706
第七十五回	情仇死结	715
第七十六回	蓝施罗多	724
第七十七回	盗剑之人	735
第七十八回	断肠小东	744
第七十九回	元凶伏诛	754
第八十回	比翼双飞	763

第一回 午夜怪客

一所深深的巨宅，大部分的房舍中，已然没有灯光了，只有有限的几间房间中，还有灯光透出，月光花影，显得十分幽静。

在后花园东面的三间小花厅中，灯光还甚是明亮，只听得“呀”的一声打开门的声音，一个玉树临风的年轻人，以轻快的步伐，走了出来，仰天看了一下月色，便沿着花园中的小径，向大宅中走去。

在那年轻人离去之后，小花厅中，一双老年夫妇，隔几而坐。

那老者生得虎背熊腰，虽然颌下的长髯已然花白，但是精神矍铄，双眼闭合之间，精光四射，仍非常人能及。

那老者的额上，有着一搭朱红的记认，更显得他威武过人。

那老妇人约莫五十出头年纪，身上披着一件白毛貂皮氅，坐在那里，也是气度非凡。

那时正是隆冬，小花厅中虽生着一盆融融的炭火，也是颇为寒冷。

他们两人，默默地坐着，不一会儿，老妇人突然一笑，道：“你在想什么？”

那老者一笑，伸了一个懒腰，道：“常言道，有子成丁万事足，非儿今年已经十八岁了，我们一生闯荡江湖，如今也算是不错了！”

老妇人的面上，也现出了一个极是甜蜜的笑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像是辛劳多年，到此际才得以松一口气一样，道：“雄哥，明日是你六十岁的生日，这几日，贺客也已然到得不少，明日怕更多人来，你封剑之意，已然决定了么？”

那老者缓缓地站起身来，绕着火盆，踱了几个圈儿，突然一伸手间，“当琅琅”一声，抖出三只套在一起的金环来。

那三只金环，金光灿然，映着炭火，光芒更是奇幻无比。

他将那三只金环略抖了抖，放在几上，道：“不错，我意已决了。”

那老年妇人面色显得十分神肃，呆了一会儿，道：“雄哥，照理说，以你我两人，在武林中的名声而论，就算封剑不出江湖，也不会再有什么仇人，会寻上门来的了，但是，我总有一件事，多少年来，一直耿耿于怀，觉得放

心不下。”

那老者一面伸手抚摸着那三只金环，像是不舍得骤然离开一个老朋友似的。事实上，他对那三只金环的感情之深，也只有他自己一人，方能了解。

他，红额金环，腾天金蛟沈雄，自从二十岁出道，在武林中行走，便仗着这三只金环，会过了不知多少武林好汉。

在四十岁那年，因为武功卓绝，而被两湘四十九家镖局，公举为总镖头，那是武林之中，罕见的盛事。直到如今，四十年来，那副金环，没有一天，离开过他的身边。

但沈雄终于决定退出江湖了。

多少年来，他对武林中的争斗，已然感到了极度的厌倦。

所以，他才准备在明日，当着前来贺寿的宾客——当然也全是武林高手，宣布封剑退隐。

当然，他这个打算，并不是骤然之间决定的，而是考虑了一年之久。

在他才兴起这个念头的时候，便将所有的江湖上的恩怨，一件一件地了清。

凭着他的威名，有一些仇恨，仇家也都愿意化解，而有一些曾伤命在他手中的黑道中高手，也未闻有什么人，想为他们报仇的。

更何况腾天金蛟沈雄和点苍神女方婉两夫妇，在武林中交游何等之广，所来往的，尽皆是武林中的第一流高手。

因此，就算有什么人，想要前来生事，也是有所忌惮。

更何况他们的儿子沈非，在两人自小调教之下，身兼两家之长，武功也已然极有根底，绝非普通武林人物，所能抵敌。

有了种种方面的有利因素，腾天金蛟沈雄决定封剑，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当下他听得妻子如此说法，心中不禁一奇，道：“你还有什么放心不下？”

点苍神女方婉一笑，道：“难道你忘记了？也是今天，只不过在十八年前。”

沈雄背负双手，缓缓地道：“十八年前的今天？嗯……十八年前的今天……”

他渐渐地想起来了，那是一个大雪纷扬的天气，他们的孩子出世才三个月，因为长沙运隆镖局的一单红货，被关外的一帮马贼劫走，因此他们便赶到关外，去与那帮马贼动手。

那一场恶斗，在长白山下展开，结果，他们夫妇两人，以少胜多，将一帮马贼，杀得狼狈而逃！腾天金蛟沈雄，知道老妻突然提起这件事来，并不是为了这一帮马贼，而是为了他们才一出关，便遇上的那件怪事。因此他想了一想，道：“你是说那个女子么？”

方婉点了点头，道：“不错，那个女子的武功之奇，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弄不清她是什么家数，当时，她抱着一个女婴，硬说我们换了她的儿子，若

不是那老头儿突然赶到，事情真不知怎么收拾呢！唉，十八年了，一直未曾再得到她的音讯。”

沈雄来到老妻的身边，笑道：“那你心中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方婉抬起头来，望了丈夫一眼，他们两人，数十年恩爱夫妻，从未发生过什么口角，情爱之浓，无出其右，到老来仍是一样，只要相互对望一眼，心中便都会感到无限甜蜜。

方婉顿了一顿，道：“我只怕那女子有一天会突然出现——”

沈雄笑道：“她突然出现又怎么样，我们又不曾得罪她？”

方婉叹了一口气，道：“我们虽然曾和她动过手，并还败在她的手下，但是却一直连她是何等样人，都不知道。”

讲到此处，停了一停，又道：“雄哥，你不知道，自从那件事发生之后，我一直多么担心，担心有人将非儿抢走！”

沈雄微笑着：“如今非儿也已然长大成人了，还怕人抢么？”

方婉也是一笑，道：“可是不要忘记，那女子一口咬定，是我们换了她的儿子，她一直以为非儿是她的儿子哩！唉，只盼我是杞人忧天，那就好了！”

沈雄轻轻地拍着方婉的肩头，道：“你放心，我们根本没有和谁换过孩子，非儿的相貌，和我也十分相似，你不用疑心了，天时不早，我们也该睡了！”

沈雄一面说，一面提起虎皮大氅来，披在身上，从几上拿起金环，和方婉两人，向门口走去。

他们两人，才一来到门口，尚未及推门，便突然听得一阵急骤的脚步声传了过来，两人心中一呆，正在此际，已听得门外响起了一个声音，显得很是惶急，道：“总镖头在么？”

腾天金蛟沈雄虽然已有近五年未曾亲自押镖，但是他两湘四十九家镖局的总镖头名义尚在，因此他手下人，仍是这样叫他。

沈雄当下一听那声音，便认出是手下一个极是得力的镖头，三目灵官史泰所发。

那三目灵官史泰，武功虽然平常，但是为人却极是机智，遇事也十分镇定，等闲事情，绝不能令他如此惶急！

沈雄连忙道：“史镖头，什么事？”

他话才一出口，只听得“砰”的一声，三目灵官史泰，已然推门而入，带进了一股寒风，只见他面上神色，青黄不定，进来之后，连门都忘了关，便道：“总镖头，有……有一个人，一定要见你！”

沈雄浓眉一蹙，道：“什么人？”

史泰道：“我也不认识，那人自称姓饶，约有五十来岁。”

沈雄道：“多半是前来贺寿的，你带他到宾馆去休息不就成了么？”

三目灵官史泰摇手不迭，面上神色，变得更是难看，压低了声音，道：“总镖头，那人的衣襟之上，用黄线绣着一朵梅花，那是……”

他才讲到此处，静寂的黑夜之中，突然响起了一阵清越无比、响遏行云的笑声来。

那笑声一起，腾天金蛟沈雄和方婉两人，便自对望一眼。

方婉脱口道：“咦，来人内功，已臻极高的境界了！”

沈雄尚未作答，笑声已绝，只听得一人道：“久仰沈总镖头，交遍五湖四海，豪气干云，在下此来，原为有事请教，缘何迟迟不见延客，拒人门外，莫非只是浪得虚名？”

腾天金蛟一听，便自面上变色。因为武林中人物，往往讲话之际，极是客气，“请教”、“领教”云云，但实则上便是寻仇生事！

沈雄低呼一声，道：“想不到明日便要封剑，今晚还要生事！”便提高了声音，道：“贵客夜来到，有失远迎，尚祈恕罪！”

刚才那人的声音，远远传来，入耳虽清晰无比，人却在中门之外，而沈雄的声音，也一样可以传出老远，宛若与之对面交谈一样！

只听得那人“哈哈”一笑，道：“打扰，打扰！”他只讲了四个字，可是就在那四个字之间，声音已然近了许多，由此也可以知道那人身法之快，实在是难以想象！

三目灵官史泰连忙低声道：“总镖头，那人襟上，绣有一朵黄色梅花——”

他才讲到此处，已然见后花园的月洞门上，出现了一条人影。

那条人影才一现身，连晃两晃，一缕轻烟也似，已然来到了小花厅的门口！

点苍神女方婉，在武林中，向以绝顶轻功著称，可是看了那人前来的身法，心中也不禁暗暗叹服，因为那人来势，实在太快，方婉在急切间，竟未曾看出他用的是什么身法！

那人一来到近前，三目灵官史泰便自住口不言，沈雄和方婉一齐向来人打量时，只见来人约莫五十出头年纪，虽然已届老年，但是剑眉入鬓，目若点漆，却显得神俊无比。可以想见此人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美男子。

他双手背负在后，意态极是潇洒，身上一件灰色长袍，左襟之上，果然以黄线绣了一朵梅花，显得极是夺目。

沈雄因为三目灵官史泰，曾经两次提起那人襟上的这朵黄梅花，因此不免多望了一眼。

他知道自己虽然一生闯荡江湖，但是生平足迹，却只在中原一带。

而三目灵官史泰，则西至西域，南至苗疆，甚至极荒旱之地，东海诸岛，

都有过他的足迹，见闻之广，无人能比。

他既然一连两次，提及对方襟上的这朵黄梅花，当然不无理由，只可惜对方人已来到，自然不能再向他询问其中详情。

当下沈雄向那人微一点头，道：“在下近年来，已与武林朋友，极少来往，因此阁下来访，手下人觉得面生，多有得罪，尚祈勿怪！”

那人微微一笑，道：“沈总镖头何必客气，明日乃是阁下六十大寿，在下此来，一则表示贺意，二则有事相询。”

沈雄和方婉两人，对望一眼，心中都觉得对方来得虽是诡异，但是却又像是没什么恶意，忙齐声道：“请里面坐！”

那人也不客气，大踏步地走了进去，沈雄和方婉两人，正待跟进去时，突然看到三目灵官史泰神色紧张，向那人的背后指了一指，又在他自己的左胸，比了一下，面色极是严重。

沈雄知道他仍是指那人襟前的这朵梅花而言，可是沈雄却难以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只得挥了一挥手，令他退出。

一行三人，来到了小花厅中，分宾主坐下，那人才一坐下，便伸手入怀，取出一只小盒子来，道：“沈总镖头六十大寿，无以为贺，这一点东西，不成敬意，但是却也颇为难得，请总镖头收下！”

沈雄一直在猜测那人的来历和来意，见他如此说法，便客气了几句，将那不过四寸见方的盒子接了过来，他只当那么一只盒子，里面所放的东西，能有多重，因此并不经意。

怎知对方才一松手，那盒子交到了沈雄的手中，竟是重得不可想象，沈雄一个不当心，几乎将盒子跌到了地上！

沈雄心中，猛地一惊，尚幸他内力已到了收发自如的境地，一觉出不妙，立即内力疾吐，贯于五指，才将盒子抓住。

放在手中，略掂了一掂，那么小的一只盒子，竟有四五十斤之重！

腾天金蛟沈雄禁不住问道：“不知盒中何物，何以沉重若此？”

那人微微一笑，道：“沈总镖头不妨打开一看，以总镖头的见识而论，自然一看便知！”

沈雄将盒子拿近身边，示意方婉，也来观看，手指一拨，将盒子打了开来，两人一齐向盒中看去时，不由得齐皆一惊！

只见盒中所放，乃是色作乌紫色，但是在紫色之中，又有点点金光，拳头大小，像是石头一样的一块东西，以白缎衬着。

那块东西，光华流转不定，定睛看上一会儿，像是不知有多深一样！

沈雄和方婉两人，在武林中的阅历，到底颇深，一见，便已然认出，那是珍贵之极，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紫金英”！那紫金英在铸造兵刃之际，

夹在刃口，便足以令兵刃削金断玉，尚在玄铁之上！

沈雄看了一眼，连忙将盒子盖上，放在几上，道：“我们与阁下素不相识，不知阁下何以送我们这样的重礼？”

腾天金蛟此言，倒一点也不是客气，他六十寿辰，各方高手送来的礼物中，奇珍异宝，也已不少，但是比较起来，却没有一样，及得上这块“紫金英”的！

那紫金英，并非产自世间，而是来自天上！

只有在某一种陨星之中，才或则可能藏有一块紫金英，一般武林中人，千辛万苦，纵使求得一点，能够有手指甲那么大小的一块，已然是了不起的大事，直到如今，除了苦行头陀那柄月牙铲的锋口之上，有着一块“紫金英”之外，还未曾听说有什么其他武林中人，得过这等异宝！

而眼前这块“紫金英”，却足有拳头大小，看来以之夹在长剑的锋刃上，足可够两柄长剑之用，其珍贵之处，实难以言喻！

那人见问，却叹了一口气，道：“总镖头果然识货，为了这块东西，我不知花了多少心血，但如今反倒觉得它之无用处！”

沈雄和方婉两人，听得那人谈吐不俗，心中已然生了好感，敌意也去了许多，因为对方若是怀有敌意的话，断然不会将这样的武林至宝，随便送人的！

当下沈雄便道：“常言道无功不受禄，这份厚礼，实是敬受不起。”

那人一笑，道：“若是如此，沈总镖头未免小觑在下了！”

沈雄“哈哈”一笑，将礼物之事，拦过不提，道：“尚未请教阁下尊姓大名。”

那人道：“我久处边陲，早年的姓名，也不为人知，五十岁以后，我改了名字，姓饶，名了她。”讲到此处，突然又叹了一口气，低声道：“饶了她！饶了她！为什么不早一点？”

沈雄和方婉两人，听那人自报姓名，名字竟然如此古怪，姓饶的人，本不算少，但连姓带名，竟叫作“饶了她”的，却是闻所未闻！

两人心中，总觉得那饶了她有一点不寻常，更不知他前来，是何事！

怔了一怔，沈雄才道：“饶朋友此来，不知有何事见教？”

饶了她喃喃低语之际，面上的神情，已然是哀痛之极，听得沈雄一问，又自长叹一声，道：“向两位打听一人的下落。”

沈雄笑道：“饶朋友只管说。”

饶了她道：“约莫在十八年前，两位在关外，可曾遇到过一个女子？”

他话尚未讲完，点苍神女方婉，已然“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她和沈雄两人，刚在谈起那件事，想不到立即便有人来问起这个女子！

方婉的神色也十分紧张，道：“是，有的。”

饶了她的脸上，反倒有点出奇，道：“何以沈夫人一提就知？”

方婉道：“我正与拙夫提起她，那女子可是凤眼生威，所使的兵刃，是一柄青莹莹的长剑么？”饶了她的神色，显得兴奋之极，“霍”地站了起来，道：“是，是，正是她！”

方婉道：“我们不但与她见过面，还曾经与她动过手来！”

饶了她一笑，道：“不是我小觑两位，那时，两位一定不是她的敌手！”

沈雄和方婉两人，听了脸上一红，若是在二十年前，依方婉的脾气而论，一定会立时翻脸，但此际方婉的脾气，却已然好了许多，竟坦然道：“饶朋友讲得不错，那时，她已然负伤甚重，但是我们却依然不是她的敌手，败在她的手下！”

方婉才一讲完，那人的神色，又极是紧张，连声问道：“受了伤？她受了伤？伤在那里？关不关事？两位快说。”

神色之间，对那个女子，像是关切到了极点！

沈雄沉声道：“只是外伤，并不碍事的，我们以雪橇赶路，她还追了上来！”

饶了她“噢”的一声，道：“然则她在遇到两位之后，又去了哪里？”

方婉道：“那连我们也不知道，她是被她父亲带走的。”

饶了她面上神色，为之一变，呆了半晌，才“哦”的一声，道：“原来如此，多谢两位，在下告辞了！”话一说完，身形一晃，已到门外。

沈雄和方婉两人，见他说走就走，倒也大出乎意料之外。

两人连忙站了起来，只见饶了她已然身在三丈开外，身法之快，难以言喻，但是一刹那间，饶了她突然又转过身来。

沈雄和方婉一个错愕间，饶了她已然又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两人见他突然去而复返，心中不禁一怔，饶了她一来到他们的面前，便问道：“在下尚有一事难明，尚祈两位相告。”

沈雄道：“请说。”

饶了她想了一想，道：“不知两位，为何会与她动起手来的？”

沈雄一笑，道：“说来也颇是好笑，那女子说我们换了她的孩子。”

沈雄话才一出口，饶了她便陡地一怔，突然之间，右手一伸，便向沈雄的肩头抓来，那一招，出手如风，快疾绝伦！

沈雄连忙涵胸拔背，身子向侧一避，避得也是快到了极点。

但是两下相较，总是沈雄慢了一步，只听得“嗤”的一声，沈雄的一件锦缎皮袄，已然被饶了她扯下了老大一幅来！

沈雄和方婉两人，立时面上变色，齐声喝道：“饶朋友这是何意？”

饶了她怔了一怔，苦笑一下，道：“两位勿怪，我是乍一听得她已然有了孩子，心中又惊又喜之故，啊！啊！若有孩子，今年应该十八岁了，不知我……”讲到此处，突然改口，道：“不知她的孩子，是男是女？换了孩子又是何意？”

沈雄刚才，虽然因为避得快疾，未曾被那人抓中了皮肉。

可是他肩头之上，却也感到被一股极是强劲的力道，撞了一撞，由此可知那饶了她的内力之高，实是惊世骇俗！

而且，在那一瞬间，沈雄也已然看清，那人的指甲之上，隐隐有青色流转，分明是蕴有剧毒，若是正派中人，定然不会如此！

因此沈雄一见他接连发问，便向方婉使了一个眼色，示意她不可乱说，道：“我们的孩子，当时因为出疹子，在一个小镇上歇了一夜，第二天离镇赶路时，那女子便追了上来，她怀中抱着一个女婴——”

饶了她听到此处，“啊”的一声，道：“原来是个女孩子！”

方婉听到此处，冷冷地道：“敢问饶朋友，那女子是你何人？”

饶了她仰天长叹一声，道：“一言难尽，总镖头请往下说。”

沈雄道：“她追上了我们，便说我们是用她手中所抱的女婴，换了她的儿子！”

饶了她又是“啊”的一声，道：“如此说来，她的孩子是男孩子了？”

沈雄道：“我们也不知道，当时她坚持要看拙荆怀中的婴儿，但我们的孩子才出世不久，兼且出疹，万不能见风，我们既未做这等事，当然不肯，因此便动起手来的！”

饶了她听了，半晌不语，面上神色，诡异之极，好一会儿，才突然“咕”的一笑，道：“在下有一个斗胆之请，不知沈总镖头可肯答应？”

沈雄尚未讲话，方婉面上的神色，已然显得大不耐烦，道：“你——”

可是她却只讲了一个字，便为沈雄一摆手止住，道：“饶朋友请说！”

饶了她道：“根据两位所言，当年这段公案，是非尚未弄清，不知沈总镖头可否将公子唤出，令我看上一看么？”

饶了她此言一出，腾天金蛟沈雄，虽然一直不想节外生枝，此际也未免沉不住气，沉声道：“饶朋友难道不信我们的话么？”

饶了她却还甚是客气，道：“沈总镖头切勿误会，令公子让我看上一看，又有何妨？”方婉尖声道：“我们的孩子，你有什么好看的？”

饶了她缓缓地道：“既然当年有这段公案，我自然不能不过目一下！”

方婉心中，已然气极，尖声道：“饶朋友若是想生事时，我们自当奉陪！”饶了她叹了一口气，道：“我早已心灰意懒，不想和人动手，但两位如果执意不肯，我也是没有办法。”

方婉一声冷笑，道：“说得倒好听！我们就是不肯！”饶了她面色陡地一变，“刷”的一指，突然向沈雄的肋下，疾点而出！

饶了她本是和方婉在对面讲话的，可是他骤然出招，却是攻向在一旁的沈雄，招式诡异到了极点，沈雄见他一指点到，心想其人身份神秘，不知他究竟功力如何，何不试上一试？

因此身形一侧，右腕翻处，右手中指，“啪”的一声，弹了出去，正对着饶了她向他点来的手指指尖，两人出手，均甚快疾，只听得极是轻微的“啪”的一声，双指已然相交。

沈雄本已知道，对方的功力，可能在自己之上，因此一出手，便已然运上了六成功力，可是，就在他的指尖，和饶了她的指尖相触的那一瞬间，一股阴柔至极的力道，突然之际，如排山倒海也似，袭了过来，右臂猛地一震，不由自主，直扬了起来！

而那股力道，却并未因之而尽，身形一晃，几乎跌倒在地！

沈雄这一惊，实是非同小可，连忙真气下沉，稳住了身形。

但是在那片刻之间，身子也已然摇了一摇，而且他右臂向上震起，右胸门户大开，对方只要一伸手，便可击中他的要害！

可是饶了她却并不再行出手，反向后退了开去，沈雄惊魂甫定，不由得讲不出话来。

饶了她缓缓地道：“沈总镖头当信我此来，了无恶意，否则，紫金英乃是稀世难求之宝，我岂能随便出手送人？”

方婉在一旁，也已然看出一交手间，自己的丈夫，已然吃了亏，闻言忙道：“哼！谁希罕你的紫金英，还给你，你走吧！”

一个转身，便向门内掠去，他们本是站在门口的，转身走出一步，便已然来到了小花厅中，可是方婉向几上一看，却不禁一怔，回头道：“雄哥，你将紫金英收起来了么？”

沈雄忙道：“没有啊，我放在几上的。”

方婉道：“几上哪有什么东西，你来看！”

沈雄转身一看，几上果然空无一物，他心中也不禁为之一怔，转头向饶了她瞪了一眼，道：“饶朋友可曾看到那紫金英？”

饶了她面上的神情，也是惊讶之极，道：“笑话，我为了要探得她的下落，一切均在所不计，既已出手送人，焉有取回之理？”

沈雄和方婉两人，听他讲得甚是诚恳，不像说谎，心中更是惊疑不定！

因为他们两人，可以说根本没有离开过这个小花厅！只是站在门口。

而如果有什么人，能够趁机将紫金英偷走的话，自然也只有饶了她去而复转的那一瞬间，因为饶了她一回来，自己两人，虽是背对门口，饶了她

却是可以望到厅内的情形。

如果他望到了有人取走“紫金英”，当然没有一声不出之理！

沈雄想了一想，便沉声道：“笑话，咱们三个人就在门口，倒被人偷了东西去了！”

饶了她却道：“两位快将令公子唤出，容我一看，若是紫金英被人盗走，只怕我还有这个本领，将它追了回来！”

饶了她话刚讲完，突然听得他身后不远处，传来“嘿”的一声冷笑。

那一下冷笑声，听来令人觉得凄厉无比，而冷笑声未毕，饶了她已然突然一个转身，如旋风也似，向前扑了过去！

那地方恰好是一堆假山石，离饶了她也有四五丈远近，但饶了她却一扑即至，才一扑到，双掌一错，“轰”然有声，两掌已然向前袭出！

掌风到处，轰隆之声不绝，那一座假山山峰，已被他掌力，整个揭去，碎石乱飞，可是月色之下，看得分明，假山附近，却是一人也无！

饶了她身形一凝，一声长啸，道：“朋友好快的身法哇！”

黑夜之中，饶了她其声悠悠，一直传了开去，只见不少房间中，突然亮起了灯火，一个声若洪钟的声音，首先喝问道：“老沈，什么事？”

隔着声音，在一间房间的窗中，“刷”地飞出一条人影来，乃是一个胖大和尚，手中提着一条老粗的精钢禅杖。

那和尚虽然身躯胖大，但是行动却极是灵活，像是一只迅速滚动着的火球一样，一晃眼间，便已然来到了饶了她的身前。

人一到，便自喝道：“你是谁？”喝声未毕，也不等饶了她回答，便自大吼一声，道：“原来是你这妖孽！”一杖抡起，带起呼呼风声，已然当头砸下！